

何方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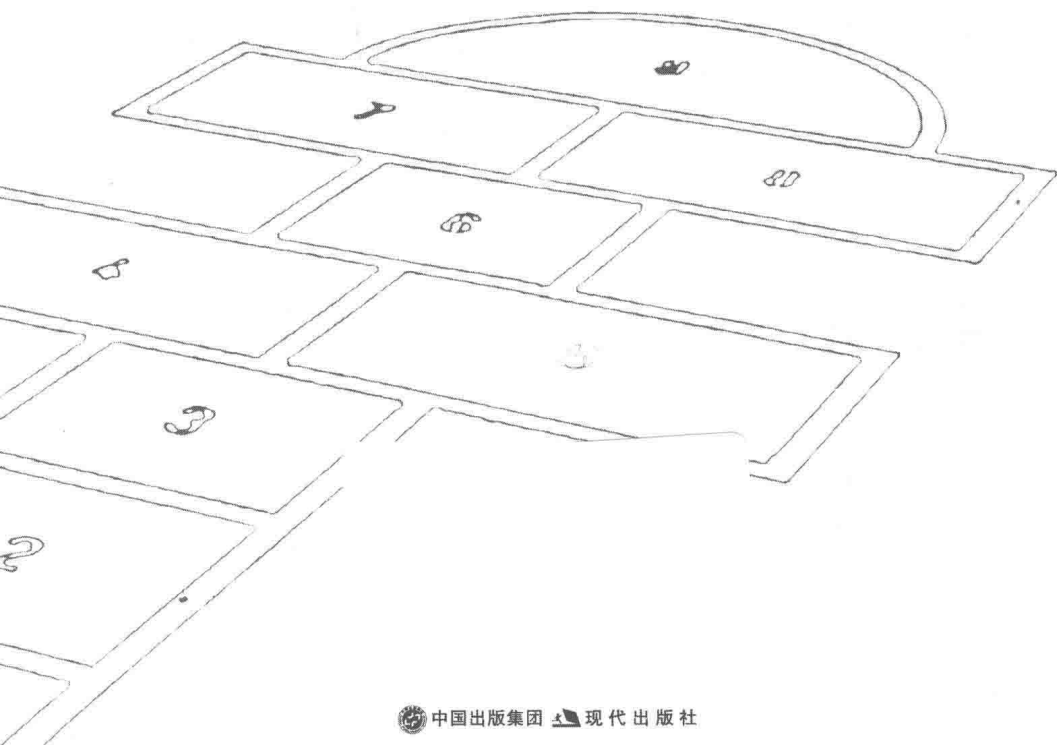
闪亮的日子



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地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……

何方
著

闪亮的日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闪亮的日子 / 何方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143-6345-6

I. ①闪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1107号

闪亮的日子

著 者: 何 方

责任编辑: 曾雪梅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 张: 19.75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: 311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345-6

定 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章

纸厂在城市的北部，那里被人称作江北。

纸厂是当年小日本建造的，那时这里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山上有很多两个人才能抱住的树。到了“八一五光复”，树已被小鬼子砍光了，连小树也长不起来了。

纸厂用木头生产纸，在纸厂工作的各家各户，烧的全是树皮。这福利很让石山市别的单位羡慕。

知识青年刚开始下乡那会儿，纸厂缺职工，向市里打报告要解决孩子就业问题。市里批了，除安排本厂职工的孩子外，还安排市里协调过来的一百多人。

后来岗位安排满了，老职工每年退不了几个，纸厂的孩子就得下乡了。厂里特意设立了两个知青点儿，一个在老虎沟，一个在柳树河，让自己的子弟在那里下乡，条件比市里的知青点儿好些。老虎沟离纸厂有一百多里地，柳树河离纸厂近些，也有八十多里。纸厂职工大多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厂的，差不多家家都有下乡的孩子。

吴艳华一边将成卷的卫生纸装袋一边看着墙上的挂钟，马上就下班的时间了，有的人已经停下手中的活计。徐亚丽边脱套袖边念叨：“下班啦，多干也不多给钱。”

吴艳华停下手中的活儿：“我寻思着把这一点儿干完。”

“急啥呀，不是有下一班吗？听说西边的副食店来了刀鱼，运气好也许能买上。”

“刀鱼不要票吗？”

“好像不要。”

“我家的鞍钢老想吃肉，可肉票早用完了。”

“我家也用完了，你说这孩子咋都这么能吃呢？”

吴艳华急急慌慌地向衣柜走，她责备说：“你也不早说。”

副食店在外面开了个窗口，在那里卖鱼。一大群人疯狂地挤着。看到这情景吴艳华心头一凉，她知道挤进去太难了。徐亚丽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要不咱们回去吧，我看今天够呛，没准儿一会儿就抢光了。”

吴艳华不甘心地指着另一边说：“你看，那边人少点儿，咱俩从那边挤。”

两人来到另一边，买到刀鱼的人拼命向外挤，她们很快就被里面的人带了出来。

一个男人双手举着刀鱼艰难、用力地向外挤着，他过于用力，在他快要冲出重围的时候，人群似乎有些松动，这个男人猛地蹿了出来，把最外层的吴艳华撞倒了。

徐亚丽也被这个男人带了个踉跄，待她站稳后发现吴艳华跌倒了，忙跑过去拉吴艳华：“你说这人缺德不缺德，向外挤也不看着点儿。”

徐亚丽发现吴艳华没什么反应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她发现吴艳华的颈部正撞到水泥台阶上。“吴姐，你怎么啦？快醒醒呀！”

买鱼的人仍用力地向里挤着，他们对有人跌倒没什么反应。徐亚丽看到车间的大孟在人群的另一边：“大孟，快来帮我一下。”

大孟小跑着过来，徐亚丽带着哭腔说：“大孟，吴姐被人撞倒了，脑袋磕到了台阶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
大孟说：“什么怎么办，快送医院呀。”

“怎么送啊？”

大孟把手中的布兜向徐亚丽手中一塞：“我背她。”

徐亚丽忙把吴艳华扶到大孟身上，两人小跑着向医院奔去。

放学的路上，魏合营与大成、王伟、顺子打打闹闹地向前走着。合营打了大成一下，大成追他。合营在跑的过程中还不忘骚扰一下前面的王伟和顺子，惹得王伟和顺子也跟在后面追。大成追上了合营，两个人摔起跤来，忽然王伟喊道：“大成你爸来了。”

大成与搂抱着合营分开。果然，大成的爸爸骑着自行车从街道远处过来：“早晨不是让你在校门口等我吗？”

大成胆怯地说：“在校门口没看到你，以为你不来了呢。”

大成爸爸不高兴地看了大成一眼：“上车。”

大成高兴地坐到了自行车的后架上，三个孩子羡慕地看着大成坐在车上走远。

合营喃喃地说：“大成家可真趁钱啊，他家是飞鸽自行车。”

顺子不服气地说：“我爸说了，过了年要买辆比飞鸽更好的自行车。”

王伟一脸看不起顺子的表情：“吹牛，飞鸽就是最好的车，哪儿还有比飞鸽更好的车？”

“这你就外行了吧？凤凰，永久，都比飞鸽好。”

王伟与顺子争辩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顺子想寻求合营的支持：“合营，你说王伟多土，他居然没听说过凤凰和永久。”

“凤凰当然好啦。我们家前趟房的老麻头就买了一辆凤凰，全链盒，前后胀闸的。飞鸽的是撸圈闸。”

王伟问：“为啥胀闸比撸圈闸好呢？”

合营说：“这你都不懂？撸圈闸用得时间长了，把车圈上的电镀全撸掉了。电镀一掉，不就生锈啦？”

王伟频频点头。顺子讥讽地说：“这回明白了吧？我爸说，他已经找人了，我们家买永久的。”

王伟白了他一眼：“找人就能买到了？现在得用票，没有票，找人也白搭。”

顺子得意地说：“我爸找人就是弄票。”

合营说：“你家买新车，得让我骑一圈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王伟跟着说：“也让我骑一圈。”

“你不是说飞鸽好吗？去找大成骑飞鸽吧。”

“小气样儿。”

三个人吵吵嚷嚷地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，小街上行人稀少。合营拾到了一个纸卷，上面缠着细细的小绳。合营漫不经心地解着纸卷上的小绳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。合营把王伟和顺子叫到身边来，趴在他们的耳朵边上说着自己的想法，三个人笑了起来。

顺子说：“这样真是太好玩了。”

合营说：“那把你的钢笔拿出来吧。”

顺子说：“不行，要是把钢笔弄坏了，我爸该打我啦。”

合营看了看王伟，王伟赶紧说：“我还没钢笔呢，我爸一直没给我买。”

合营一脸瞧不起他们的表情，他打开自己的书包，从文具盒里拿出了钢笔。合营小心地将线绳拴到笔帽上，四处观察着地形，把钢笔小心地放到地上，慢慢地放线。

三个人躲到了一户人家的木板障后面。

街道的一边走过来一个男人，他很快就走到了合营放置钢笔的地方。男人心事重重地走着，根本没在意脚下有什么东西。顺子喃喃道：“低头，低头啊。”合营紧张地拽紧手中的线绳，准备随时将钢笔拉回来。

那个男人一直想着心事，对路旁的钢笔看也不看。

王伟埋怨着：“你放的地方太不明显了。”

顺子瞪了他一眼：“瞎说什么？”

合营一直看着那边的街道：“来啦，别说话。”

一位中年妇女拎着包从街道的另一边向这里走，她很快就看见了钢笔。当她弯腰要捡时，钢笔像长了腿一样快速向一边移去。中年妇女愣了，疑惑地向合营他们隐身的地方张望。

三个孩子跑到巷子深处笑了起来。

合营把钢笔放回书包里，顺子觉得意犹未尽，他央求着：“合营，咱们再整一回吧，太有意思了。”

“再整一回可以，得用你的钢笔。”

“用我的就用我的。”顺子一边说着，一边爽快地从书包里掏出钢笔。

一个男人走得很快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他看到钢笔弯腰去拾，笔很快就移动了地方。男人的反应更快，他上前一步用脚踩住线绳，把钢笔拽了下来。

看到自己的钢笔被人拿走了，顺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他连哭带喊地对合营说：“全怨你，全都怨你。”

合营一脸无辜地说：“怎么怨我？是你要再整一回的。”

顺子哭着：“你不快点儿往回拽，快点儿不就没事儿了吗？”

“我是快点儿往回拽来的，谁想到他更快呀。”

“你赔我钢笔。”

“我凭什么赔你钢笔呀？”

王伟见那人越走越远，忙说：“我们去找他要钢笔。”

三人从木板障后面跑出来。王伟边跑边喊：“叔叔！把钢笔还给我们吧。”

男人停了下来，他回头看了看三个孩子。合营发现，这个男人的眉心

长了颗黑痞子。

黑痞子男人问：“凭啥还你们？这钢笔是你们的吗？”

王伟说：“叔叔，钢笔是我们的。”

黑痞子男人说：“那为啥在大道上，我一捡它还跑？”

三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

顺子哭着央求：“叔叔，把钢笔还给我吧。”

王伟也帮腔说：“你要是不还他，回家他爸该揍他了。”

听王伟这么说，顺子又哭了起来。黑痞子男人从口袋里掏出钢笔：“用绳系上，人一捡就跑，这不是害人吗？谁教你们这么干的？还揍你，我看你爸揍得轻。”他说完又要走。

王伟拦着那个男人：“叔叔……”

男人停下脚步。王伟说：“他们犯了错误，你批评他们吧。但你不把钢笔还给他，他晚上怎么写作业啊？”

黑痞子男人看了看王伟，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，他笑了笑：“他们犯了错误，没你的事儿！”

“我在旁边看来着。你把钢笔还他吧。”

“还给你们也行，说吧，谁是主谋？”

王伟和顺子的目光都看向合营，合营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。黑痞子男人用钢笔指着合营说：“你小小的年纪，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可不行啊。今天我急着破案子，没时间收拾你们。以后再这样，我肯定不会轻饶你的。”

黑痞子男人把钢笔塞到了合营的手中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合营瞪了一眼还在抽泣的顺子说：“刚才还说要再来一回呢，现在倒成了哭巴精。”

已是初冬，街口的井台上结了冰，有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那里起劲儿地抽打冰猴儿。

魏宪法与邢三儿、大愣、嗑巴从胡同里游荡过来。宪法和最出名的邢三儿混到一起好长时间了。说起邢三儿，他太有名了。石山市有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：江南小地主，江北看邢三儿。

三个孩子看见邢三儿过来，警觉地把冰猴儿拾起揣进兜里，转身要走，邢三儿拦住了他们。

“再玩一会儿嘛。我看你玩得最好。”邢三儿指着其中的一个小孩说。

被夸的小孩笑了一下。邢三儿鼓励他说：“你再玩一会儿，我看你是怎

么抽的。”

旁边那位穿绿毛衣的小孩忍不住了：“他玩得好？他没我玩得好。”

被夸的小孩不服气：“我比你玩得好！”

绿毛衣小孩说：“吹牛。”

邢三儿在旁边加纲：“谁玩得好比一比不就知道了。”

两个小孩掏出各自的冰猴儿抽了起来。邢三儿装作在那里看，趁被夸的小孩不备，他突然将被夸小孩的冰猴儿抓起，揣进了自己的兜里。看到邢三儿抢冰猴儿，穿绿毛衣的小孩忙将自己的冰猴儿揣进怀里跑远了。被抢的小孩立刻大声号了起来：“把冰猴儿还我。”

“借我两天，过几天就还你。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借你？”

宪法劝邢三儿：“算了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”

“这冰猴儿多漂亮，给你家鞍钢。”

宪法摆摆手：“鞍钢玩不住，早晚得叫人抢去。”

街道远处过来三个男生，一个向宪法喊道：“宪法，你弟弟在市场被人打哭了，快过去看看吧。”

宪法抬腿就跑。邢三儿也想走，那小孩拽住他的衣服不撒手，他只好把冰猴儿扔到地上。

魏海柱准备下班。两个换好衣服的工人路过魏海柱的身边，一个向魏海柱晃了晃手中的饭盒，里面的铁勺发出响声：“我说标兵，还不下班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标兵嘛，到点就下班还算标兵？”

魏海柱没说话，两个人说说笑笑地离开了空旷的车间。

魏海柱的徒弟过来了：“主任那里来人了，找你有事儿。”

魏海柱皱了皱眉：“找我有事儿，什么事儿偏得在下班后找我？”

“听说是保卫科的。”

老虎沟集体户的厨房里烟雾腾腾，唐秀雯和李红一边咳嗽一边做饭。做饭的灶不好烧，呛风，两个人忙活了好长时间饭也没好。门开了，赵军、大头几个知青收工回来，他们立刻被烟呛得咳嗽起来。

赵军说：“这是干啥呢？熏蚊子啊？”

唐秀雯抹着熏出来的眼泪：“今天呛风，再加上这柴火湿……”

赵军向灶台那边凑了凑，用手摸了摸锅盖：“饭好没好啊？吃完饭还有

事儿呢。”

“锅刚开，还得等一会儿，二十分钟吧。”

大头不高兴了：“二十分钟？你说你们能干啥吧？让你们刨粪抡不动镐，让你们做饭吧，烧火烧不明白。”

趴在那里烧火的李红噌地站起来：“说啥呢？早就说没有引柴了，让你们割两捆蒿子，哪个去了？引风机早就坏了，让你们修修，哪个修了？说风凉话倒有本事了，有本事把引风机修好哇？”

大头见李红急了，忙为自己辩解：“我这两天不是到豆房榨豆油了吗？”

李红把烧火棍向地上一摔：“得了吧，那引风机坏了多长时间了？没有两个月也有一个多月了吧？”

大头不吭声了。大头真名叫于得海，因为脑袋大，大家都叫他大头。大头虽然脑袋大，但也就是起个哄什么的有能耐，真让他出主意，反而不行了。人都说他脑袋大算是白长了。

魏解放开门进来，抱着一捆蒿子。唐秀雯一见，高兴地接了过去：“魏姐，这蒿子留着明早引火用吧？”

解放看了看锅：“我看再加两把蒿子饭就好了。用吧，还有三捆呢。我和姚小兰到东沟送粪，一看蒿子真多，可我俩没带镰刀啊，只好连踹带折地每人弄了两捆。”

唐秀雯忙把蒿子捆打开，折了一把向灶里送，灶里的火一下子大了起来。李红白了大头一眼：“你吧，就是会说个嘴。今天不也去送粪了？你看魏姐怎么就想着这事儿？”

大头为自己辩白：“我送粪去的是南沟啊。”

李红生气了：“南沟就不长蒿子啦？”

解放说：“李红别跟他掰扯^①这些了，快点儿把饭菜弄好，一会儿前屯有电影，大家肯定都急。”

李红高兴了：“前屯有电影啊？不会又白跑一趟吧？”

“这回是真的，不信你问赵军。”

大头在那里接话道：“刚才赵军不是说吃完饭有事儿？”

李红抢白他说：“那也没说有电影啊，你的事儿多多啊。什么替郭老蔫家挑水，为白寡妇家修戏匣子。你不会是看上了白寡妇家的那个小狐狸精了吧？那小狐狸精可是迷人啊，走起路来屁股恨不得扭到衣服外面来……”

① 掰扯：东北方言，意为辩论、争论。

赵军不耐烦地说：“说话注意点儿，怎么像个农村老娘们儿？”

李红瞪起了眼睛：“我就这样，你管得着吗你。”

唐秀雯问：“魏姐，电影啥名啊？”

“听说是《铁道卫士》，前面还有一个加演。”

李红放弃了和赵军斗嘴：“是《铁道卫士》啊，我太想看了。上回在厂俱乐部演过一回，可没买到票。魏姐，咱户今晚上不留人值班行不行？”

赵军正在翻厨房，想找点儿东西吃：“你怎么这样呢，轮到自己值班总想躲过去，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。”

李红不服：“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？我想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？这不也是一个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过程吗？”

“以后值班都说自己有事儿，这个制度还执行不执行？”

“谁说不执行啦？我这不是和户长商量呢吗？”

解放说：“你们都去看吧，我留下来。正好前院马大嫂要过来让我教她元宝针。”

赵军心里不平衡：“就没见过你这号人，上次回家，也是解放替你值的班。”

李红对赵军做了个鬼脸：“我就这样，气死你。”

唐秀雯掀开锅盖，一股热气升了上来。大头从小板凳上站起来：“饭好喽！开饭喽！”

农贸市场的边上，个子比魏鞍钢高一头的两个孩子正在推搡着鞍钢，鞍钢不时地抹着眼泪。看到跑来的宪法，那两个孩子撒腿就跑。

宪法抓住了一个，另一个没跑多远让邢三儿抓住了。宪法把那小子拎到鞍钢的面前：“鞍钢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鞍钢边哭边说：“我买了五分钱瓜子，他们要，我没给，他们就打我。”

宪法一下子怒了：“妈的，你们是土匪啊？”

宪法拽过来那小子就要动手，魏五反挤进了围观的人群：“宪法，你干啥？快放开他。”

宪法看了看二姐，手并没有松：“这俩小子打了鞍钢。”

“告诉他们以后别打就是了，别再惹事儿。”

“那不行，鞍钢不能白挨打。”

五反过去拽他：“松手，你惹的事儿还少啊？”

宪法松了手，他出其不意地给了对方两个耳光，对方哇的一声哭了起

来。五反推了宪法一把：“你干什么？走！”

宪法极不情愿地被五反推走，他向邢三儿使了个眼色，邢三儿将他们抓到的那个孩子按倒在地上猛踢。

看到魏海柱进来，韩家明站了起来：“海柱啊，这是保卫科的两位同志，说是要找你了解情况。”

魏海柱站在门口也不向里走：“啥事儿不能明天说？现在已经下班了，我得回家。菜吃完了，老婆不敢下菜窖，我不回去，他们今晚就吃不上饭啦。”

“他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。”韩家明把魏海柱拉到一把椅子上坐下。

保卫科的两个人冷冷地打量着魏海柱，魏海柱满不在乎地扫了他们一眼：“有话快说，我还要下菜窖取菜呢，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相面。”

高个保卫干事的眉心长了颗黑色的痞子，他说：“我姓钱，他是武干事。今天找你问个事儿，你要是不说明白是回不了家的。”

听了这话魏海柱有点儿生气：“你们可真能整，和你们在这里说话给加班费啊？”

武干事说：“我跟你说一下情况。下午厂职工培训学校发现放在保险柜里的八百多元钱不见了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魏海柱笑了一下：“你们找我给他们看钱啦？”

钱干事撇了一下嘴：“你不用嘴硬。”

“他们丢了钱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韩主任可以做证，我一天都在车间里干活。”

韩家明附和着：“是啊，魏海柱今天一直在车间干活。”

武干事说：“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。据说，这只保险柜今天一天都没有打开，也可能钱是昨天夜里就被人盗走了。”

魏海柱马上说：“那你们找那个小偷啊，你们不是保卫科的吗？就应该干这个呀，你看见我偷啦？”

钱干事说：“找你是有原因的。保险柜没有被撬的痕迹，学校的会计说，你曾经开过他们的保险柜。”

“我开过。保险柜的钥匙丢了，到机修车间来求援。韩主任让我去，我只好去把保险柜打开了，这犯法吗？”

武干事说：“这当然不犯法，问题是那保险柜里的钱现在不见了？你说谁偷的？”

魏海柱反问道：“谁偷的我怎么知道。”

钱干事说：“可是你能打开那只保险柜。”

“我能打开就是我偷的？”

“那你说是谁偷的？”

“我说是你偷的你认吗？”

钱干事动了动嘴，他被噎在那里。

武干事插话说：“那你说还有谁能打开那只保险柜？”

“不知道。这样的事儿别问我。”

天色暗了下来，魏援朝和方志东赶着牛爬犁从张三儿沟里往回走。志东发牢骚说：“我说这最后一趟就不去了，你却偏不听，户里早就开饭了。”

援朝不在意地说：“晚吃点儿怕什么。”

“我就不明白，这样干能当先进啊？”

“咱干良心活儿。”援朝向牛腩上打了一下。

赵军和大头吃完了饭，穿戴整齐正要出发，政治队队长老齐头来了，说是队里母牛病了，要灌药，高强跟他去了。

李红悄悄对解放说：“魏姐，援朝和志东还没回来。”

“我让他俩去张三儿沟送粪了。”

李红有些惊讶。解放说：“都害怕坟圈子，没人愿意去。”

“你总是把不好干的活让援朝干。”

解放笑笑说：“谁让他是我弟呢。”

李红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“那我把饭放到锅里热着吧。”

市医院急诊室里，一位戴口罩的男医生正在给吴艳华做检查。徐亚丽前言不搭后语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，她吓坏了。医生察看了一下吴艳华的眼睛，不经意地皱了一下眉头：“病人非常危险，咱们医院治不了，得马上转省医院，快通知病人的家属吧。”

徐亚丽胆怯地问：“马上？”

男医生凝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好。”徐亚丽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。

援朝和志东走进院子，志东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：“今晚户里怎么这

么静啊。”

援朝扭头看了看：“男生屋黑着灯，女生屋倒是有人。”

志东首先想到的是有人捉弄他们：“不会耍咱俩吧？”

“咱俩还怕他们？”援朝一边说着，一边推开厨房的门，一股热气扑了出来。听到开门声，解放从女生屋里出来。

见男生的屋里没人，援朝问：“姐，人都哪去了？”

解放掀开锅盖：“前屯演电影，都去看电影了。”

援朝说：“是吗？早咋不知道呢。”

解放把饭菜端了出来：“听说是过路片。”

援朝拿起两个苞米面饼子就向外走，志东也拿了两个跟了上去。解放追了出来：“要不拿点儿咸菜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她发现两个人已经不见了。

魏跃进正坐在炕上玩羊拐，羊拐是跃进用一副红绸头绳跟邻居老周家小丫换的。合营用木头刻着一把手枪，手枪已经有了一个枪形，只是扳机那里的圆孔还没钻开。鞍钢坐在炕梢，捧着小人书《敌后武工队》看得入迷。

徐亚丽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见屋里只有三个孩子，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爸……爸爸呢？”

跃进乖巧地站起来说：“徐阿姨，我爸还没回来呢？”

徐亚丽又问：“你大姐……不是……你二姐呢？”

合营说：“到学校排练节目了。”

徐亚丽又问：“宪法也没在家？”

鞍钢说：“他出去玩了。”

徐亚丽蒙了：“那，那跃进就快点儿做饭吧。”

徐亚丽说完又急急地跑了出去。

两个人的车轱辘问话让魏海柱不耐烦：“我再说一遍，那钱不是我偷的，我也不知道谁还能打开保险柜。你们要是证据就把我抓起来，如果没有，那对不起，我回家做饭了。”

魏海柱说着要向外走，钱干事拦住了魏海柱：“你知道，我们也是为了工作。”

“那你也不能不让我吃饭吧？”

门突然打开，徐亚丽闯了进来：“我的天啊，海柱你怎么还不回家啊。吴姐出事了，正在医院抢救呐。”

魏海柱一惊：“她咋的啦？”

“她摔了，现在人事不省，正在市医院抢救呢，说是要往省医院送。”

魏海柱什么也不顾地向外跑，武干事在后面喊：“哎哎，我们还没说完呐……”

前屯的场院上，两根高高的木杆上支起了一块白色的银幕。孩子们搬来了各种形状的板凳和椅子，甚至还有一些木桩和石头。放映机开始对光，开始的影像大了些，随后又变小，最后影像终于和银幕的大小一致了。淘气的孩子全都跑到放映机前，用手在上面做出狗脑袋的造型。

赵军等人陆续来到了场院的一角。天慢慢地黑了下来，场院里的一切变得影影绰绰。场院里的人越聚越多，只见六七个男生说说笑笑地拥进场来，从打扮上看应该也是知青。

这帮人站在了李红和唐秀雯的旁边。他们中的祥子和二傻打闹，喜子在旁边看热闹。祥子将二傻一推，二傻就撞到了唐秀雯的身上。唐秀雯气愤地瞪了二傻一眼，向旁边挪动了一下。祥子又推了二傻一下，不知是没站稳还是故意的，二傻又撞到了唐秀雯的身上。

唐秀雯生气了，她随口骂了一句：“不要脸。”

二傻问：“说谁不要脸呢？”

“说你。”

“我怎么不要脸啦？”

“为什么老往我身上撞？”

“他推的。”

“他推你就撞啊？”

“要是别人那么推你，你能控制住啊？”

唐秀雯瞪了他一眼：“瞅你那德行。”

二傻看了一眼唐秀雯：“长得还挺震人啊。”

二傻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身边的那个男生用力一推，那个男生没防备，又撞到了唐秀雯的身上。

看到这情形，李红真生气了，最初她觉得唐秀雯小题大做。李红走上前来：“别耍流氓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叫耍流氓？你要给我看看呀。”

李红啐了一口：“真不要脸。”

听到女生这边有动静，赵军问：“李红，怎么回事？”

李红指了一下二傻：“他要流氓。”

赵军怒气冲冲地看着二傻，二傻有些害怕，他求救似的扭过头来看着喜子。喜子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怎么？想遛一遛？”

赵军当然不服气：“遛一遛就遛一遛。”

“好，有骨气。”

赵军挥拳就打，但他平时很少打架，根本不是喜子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喜子踹倒了。赵军爬起来再打，他没支持多久又被喜子放倒了。集体户的男生一齐扑了过去，与对方打起了群架。老虎沟集体户的人比对方少了一个人，对方很快就占了上风，大头甚至被二傻和另一个人追得向场院外面跑去。

援朝走在前面，忽然看见大头向这边跑：“大头，你不看电影瞎跑什么？”

大头带着哭腔说：“不好啦，打起来了。”

“和谁打起来了？”

大头喘得不行：“外户的，把赵军打倒了。几个人追我。”

“快带我们去。”

“领头的叫喜子，好像会点儿武把操。”

援朝说：“那他们是炼油厂的，我听说过这个人。”

赵军被喜子打倒在地，他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着。集体户的另几个人被祥子、二傻等人围在中央，做出决斗的姿势。

赵军挣扎着要爬起来，喜子走过去，用脚踩住了赵军的头：“你叫我一声爷爷，说服了，我就放过你。”

赵军扭动着脑袋：“呸！我就服你妹子。”

喜子咬了咬下嘴唇，猛地朝赵军的肚子踢了一脚，赵军立刻疼得蜷曲成一团。喜子感到肩膀上有一只手搭在了那里，刚一回头，立刻被援朝一拳打倒了。

援朝走过去把赵军扶了起来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喜子，援朝走了过去，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喜子站起来：“我不占你便宜，你站起来咱们接着比画。”

喜子慢慢地站起来。

“我叫魏援朝。早就听说过你。不过你今天做的事不仗义，人倒了你还

动手？”

喜子不说话，将流到嘴里的血吐出去：“你打赢我再说。”

喜子的话还没说完，人已经冲了上去。喜子打得很有章法，看样子是练过。援朝左躲右闪，还是挨了喜子好几拳。援朝看到一个空当，他把喜子扛起来顺手扔了出去。

喜子摔在那里，半天一动不动。二傻和祥子马上围过去。好半天，喜子才睁开眼睛。他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可是一条腿像是用不上力一样，刚一站起，又摔倒在那里。赵军冲上去要打喜子，被援朝拦住。

赵军委屈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刚才他可把我打惨了。”

赵军说完又抬腿要踹，援朝用力把赵军拉到了一边。

赵军向喜子吐了一口唾沫：“你不是牛×吗？你不是自称没人敢惹你吗？现在怎么没钢性了？”

援朝劝赵军：“少说两句，嘴上占个便宜有什么用？”

喜子躺在那里看着援朝，他嘴唇动了动，但什么也没说。二傻和祥子搀扶着喜子向场院外走去。

志东和大头拿着木棒过来，见援朝、李红、唐秀雯等人站在那里感到奇怪，志东问：“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志东挥了挥手中的木棒：“我还没过瘾呢。”

“算啦，打仗能过什么瘾啊？让大队知道就坏了。就算让厂里的胡领队知道了，也是麻烦事儿。”

电影开演了，银幕上出现了《新闻简报》四个大字。志东嘱咐大家：“手里的家伙先不要扔，防备他们突然袭击。”

李红很兴奋地站在援朝的身边：“援朝，你行啊，身手挺利索啊。”

援朝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跟他们闹着玩呢。”

看电影的过程中，李红不时地偷窥着援朝。援朝也向李红那边看，但他看的却是唐秀雯。

市医院看吴艳华的病情危急，他们不仅派出了救护车，还安排了一名医生随车。路上，随车的医生不时地察看吴艳华的情况，忽然他表情一变，喊了一声：“停车。”

车子停了下来。医生发现吴艳华的脉搏已经没有了，医生立刻开始心肺复苏的抢救。忙活了好长时间，医生已经累得虚脱了，吴艳华的脉搏却